

自由谈

凭借好风,播撒种子

王伟

任哥舒先生要我给《蒲公英》写篇寄语,我感到有些忐忑。因为每逢说到儿童文学,我的内心都会泛起一种酸涩的回味,感到一种无法弥补的缺憾。

我的童年正逢荒凉年代。嗷嗷待哺的我们,常常只能从劫后余生的少量成人书中去探寻世界。记得我看的第一本“儿童文学”是少儿版《西游记》,转借到手时早已翻烂了封面封底,一副逃过大难、苟且偷生的样子。就是那样,我还是读得津津有味、欲罢不能,因为急着要还、再借很难,我不得不动手在作业本上抄了两三回,把猴王出世、大闹天宫的故事,变成了属于自己的读本。后来又陆续读到少儿版、64回的《水浒传》,充满革命意蕴也少长咸宜的《高玉宝》和《闪闪的红星》。

就在这饥不择食的状态中,我和许多同龄人跨越了童年。很快,一大批儿童文学刊物和书籍雨后春笋般冒出时,我们自恃已摸到成年的门槛,早已不屑那些“小儿科”——我们跟一个时代,就这么毫不留恋地挥别了。至今我还常想,没有经历过儿童文学滋养的我们这一代,是否真正地长成了健全的人格和心理,是否有些美好的东西,未能在最适宜的时间嵌入我们的心灵。

我因此有些逝水如斯的喟叹,也因此

深切地感到儿童文学对于一个人成长、对于一个灵魂塑形铸造的不可或缺。我对儿童文学和儿童文学作家们,常怀敬畏和敬重之心。那些写作者手中的笔,真的有千钧重啊!

我觉得自己应该谨言慎语,但儿童文学界的朋友们总是热情邀我参加活动,热情要我表态发言。如今,任哥舒先生的盛情也却之不恭,我就借蒲公英这样一种秉性特别的植物,有感而发说几句吧!

蒲公英借助风的力量,把自己的种子播撒出去,在新的土壤上孕育出新的生命。我想,我们的刊物,应该对得起“蒲公英”这个名字赋予它的生命力,把播撒种子作为自己始终如一的责任和担当。《蒲公英》的播撒,就是助力协会凝聚和培养一批充满仁心、仁爱的儿童文学作家,让大家在同一面旗帜、同一个平台上,倾心交流,悉心探求,精心磨砺,同心奉献,一起承担好向广大的儿童文学读者播撒种子的使命,一起为新生命的心灵成长护土、培根、浇水,一起为未来涂抹上一道明丽的底色。

蒲公英是一种承载梦想的生命,欢悦的小伞兵漫天飞舞,把探寻的触角伸展到世界各个角落。而梦想是创新的动力,作为协会的重要园地,《蒲公英》应致力于为加盟协会的儿童文学写作者和工作者,提

供创新的动力和辅助。我一直以为,上海是中国儿童文学的重镇,拥有阵容完整的老中青三代儿童文学作家和薪火相传的优良传统,诞生过一系列重要作品。而在变动不居的新时代,只有传统的继承,耽于厮守一块田园净土,是难以行稳至远的;同时,因为特殊的城市地位和影响,上海在儿童文学领域,更有向世界展示中国的使命。从这些意义上说,我们的儿童文学创新发展,具有更为广泛的意涵。对于少年儿童,梦想、幻想常常是近义词。新时代是一个充满幻想的时代,秦文君会长提出要开掘幻想类的儿童文学,让幻想文学和现实主义的创作形成双翼。我觉得,这就是创新发展的一个方向。

蒲公英是一位播种希望的使者,要在新地方孕育新成长,就要能生根、发芽,而孩子们的心灵就是我们扎根的土壤。儿童文学不应是一种裹着糖衣、单向灌输的说教文字,不只是新时代的《千字文》和《幼学琼林》。它除了向孩子们传输知识,更要滋润他们的心灵,给予他们成长的希望和自信。互联互通社会的少年儿童,其心灵世界的瑰丽奇异,超乎我们的想象。我们和他们,其实是在同步跟进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。我想,如果《蒲公英》能够导引协会的作家们,以一种平等的心态,更好地走进孩子们的天地、亲近他们的心灵,那

么刊物和协会的生命力,一定会得到有力的接续和延展。

我翻阅前两期的《蒲公英》,在这个安静的园地里,看见了一片繁花密枝。许多话题,显现了协会作家们的敏感、敏锐和思索、探索。除了秦文君会长提到的幻想与现实的双翼,还有文学与科普的结缘和都市儿童的特有生态、童年体验的生命情怀等等,这些都是值得上海儿童文学特别关注的,一旦做出努力,其结果是可以让上海儿童文学独树一帜的。我觉得,作为一个交流协会的会刊,《蒲公英》还可以多些外来经验和跨界融合(比如文学和艺术)的介绍,让协会的成员得到更多的学习借鉴。

在巨鹿路爱神花园院内,一面爬满老藤的高墙边,悬挂着“中日儿童文学美术交流协会”的铭牌,和诗词学会、上海文学基金会的铭牌排列在一起。每次抬眼看到它,总让我感觉在提醒我:这个交流协会是上海市作协大家庭中的一员。那块镀铜铭牌的表面,有着点点滴滴的锈斑,面貌显得苍老,但我知道它内里的年轻态和绵延的生命力。协会集聚了那么多上海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家,他们在为上海儿童文学的参天大树持续浇灌;协会还有《蒲公英》,只要有好风,就能让生命的种子飘扬。

第一阅读

诗人和他家的狗狗成员

孙建江

洪波为他家的拉布拉多狗写过很多诗。这些诗有趣有味,好看耐看。但凡在报端见到,我总会找来一睹为快。眼下,作者又全新创作了一本他家拉布拉多狗的诗集《一根狗毛一首诗》,说实话,还真有点迫不及待想看。

我认识和熟悉的师长朋友中,喜欢养猫养狗的不少。严文井先生爱和猫合影,最多时养了七只猫。林焕彰先生也养了好几只猫,称其为“诗猫”。桂文亚女士养的猫很爱思考,叫“思想猫”。

洪波喜欢狗,他家那只拉布拉多,名气很大,大到,怎么说呢,干脆就叫“大咖”。虽说此“大咖”非彼“大咖”,不是当下社会流行的那个高大上意思,但既叫“大咖”,就免不了被尊崇、被仰视、被高看。唉,谁让拉布拉多身上长着这个族群少见的咖啡色毛呢。大咖,大咖,自自然然,顺理成章。看来,“大咖”非这位拉布拉多阁下莫属了。

我很早就知道洪波养了一只拉布拉多狗,名曰大咖。大咖给予洪波源源不断的写作灵感,他为大咖写了一首又一首诗。每每网友聚会,但凡谈及大咖,他总是侃侃而谈,难以打住。洪波喜欢狗,他对狗的感情我有亲身体会。两年前,我们一同参加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终评工作,接下来又一同观览上海国际童书展。童书展上,我们两个发布会恰好地点和时间都紧挨在一起。谁知风云突变,他宠爱有加的大咖走失了。洪波是中国作协副主席,见过的大场面很多。我参加过一些文学会议,但凡他上台致辞,总能由远而近,从宏观到微观,最后又总能稳稳落到当下会议

的议题上。毕竟,洪波本色是诗人。可是这一次,他神情凝重,语调低回。他隐忍良久,还是决定向大家通报:很抱歉,刚刚得知我家大咖昨晚不幸走失,至今杳无音信,心情有点乱。不过,洪波终究是镇得住场面的人,他很快恢复正常,圆满结束了两场发布会的致辞。次日,洪波悲喜交加地在群里(我们建了一个终评委微信群)发了大咖失而复得的消息,喜而上传诗文。群友纷纷回应。徐鲁曰:“人狗情难了!应该有一本图画书,为这只狗狗‘立传’。”

也因此,我读洪波这本新作时,很容易读出诗人对主人公大咖一如家人般的情感。读过不少叙述动物的诗,其中有不少人与动物是分离的,在动物的身上感受不到人的情感的注入。洪波的诗,显然不属此类。他的诗不仅人与动物融为一体,更葆有人对动物真挚的情感。《天地之间》叙述大咖来到户外的心情,“草地草地草地/我奔跑在你的怀抱/你的草香伴我长大/天下最美的风景/藏在大咖的眼睛里/小狗、白云、绿草地/大自然快乐的神曲/大咖是跳动的音符/老爸,你捉不住我/狗绳没有在你手里”。最后这两句实在精妙。你看,“老爸,你捉不住我/狗绳没有在你手里”,其间的顽皮、任性、欢快跃然纸上,而重要的是,诗人与大咖早已是自自然然的一家人了。

洪波很多时候是严肃的,顶真的,特别是面对大是大非问题的时候。可他终究又是个诙谐风趣的人。他的幽默感是固有的、内置的、天生的,只要遇有合适的土壤、气候、氛围,只要身心放空、自由自在、灵感喷涌,无处不在的幽默感就会不期而至。这种幽默感在《一



根狗毛一首诗》这本诗集中,俯拾即是,随处可见。《求你让我咬一口》作者这样写道:“我是一只活泼的小狗/我最喜欢玩叼球/老爸把皮球扔上草地/我箭一样冲上去一口叼走。”可是,“我悄悄地冲过去/想叼起大球给老爸/大球碰上我的牙/砰地一声响,让我好害怕/哎哟哟!大球大球不见啦”。这下可好,大咖一口把人家宝宝的蓝气球给咬破了。生气的老爸,把大咖好一顿敲打。“你的祸,闹得大/大咖是个大傻瓜。”然而,妙的是接来大咖的回应:“每个调皮的小狗/见到气球,都会央求/求你让我咬一口/说我傻,我就傻/谁叫我是笨大咖。”

读洪波这本童诗集,一个突出的感受是纯粹。一本童诗集是否纯粹,并不取决于作者主观愿望,从根本上说,取决于作品是否有精准的儿童心理把握和儿童思维方式的把握。而这,恰恰是衡量优秀童诗的关键。《咬竹棍》说的是这样一件事:大咖咬坏了主人的皮鞋后跟,主人气得用竹棍儿打大咖的屁股,大咖乘家里没人把竹棍儿咬成了一堆小竹粉儿。“细长细长的竹

棍棍/打得大咖躲不开身/我没犯什么错啊/只是咬坏了皮鞋。”“趁家里没有一个人/我气哼哼打起坏竹棍/张开我的小狗牙/把竹棍使劲儿地又咬又啃//坏蛋小竹棍儿/被我咬得乱纷纷/小小竹棍儿不吭声/变成一堆小竹粉儿。”最绝的是:“尽管竹棍不好啃/还刺破了我的牙龈/可我仍然很骄傲/因为报了大仇雪了恨。”这是大咖的逻辑,其实是儿童的逻辑,作者深谙个中三昧。

《一根狗毛一首诗》这本诗集,作者采用的是他者(狗)的叙述视角。采用这种视角,有诸多限定,你完全不能用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进行叙述。而采用他者(狗)视角叙述,必定会有一个前提,诗人是不可以越俎代庖进行直接主观价值评判的,只能客观呈现。也就是说,欲将文字背后的寓意有效地传递给读者,欲使作品拥有真正的艺术品质,就必须善于寻找、甄别和发现那些拥有隐喻性的呈现物。显然,这是对诗人艺术功力的极大考验。《谁把咖啡泼了我一身》以大咖(狗)的视角进行叙述,讲述的是“大咖”名字的由来及其感趣。“谁把咖啡泼了我一身?/从耳朵尖到尾巴根。//谁把咖啡泼了我一身?/香喷喷地挺好闻。//谁把咖啡泼了我一身?/让我拥有大咖的名份。//谁把咖啡泼了我一身?/拉布拉多族群罕见的基因。”这里,“大咖”的“咖”和“咖啡”的“咖”,两两重叠,合而为一了。

愿人类与动物,人类与狗,永远和谐相处。

(《一根狗毛一首诗》高洪波著,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20年6月版)